

# 第一部

# 黃牡丹詩會

## 序說

那是三百七十餘年前、即明末思宗崇禎十三年（1640）的一個春天。在揚州，名士鄭元勳的宅第花園——影園中盛開了一枝罕見的黃牡丹。花訊迅速傳至大江南北，眾多文人墨客紛紛從各地趕往影園賞花題詠，其時集結的有關黃牡丹的詩歌有百餘篇。

影園主人鄭元勳隨後仿照科舉考試的評卷方式對當時提交的黃牡丹詩進行了「糊名易書」，並呈請當時的文壇盟主錢謙益予以品藻評騭。結果是嶺南廣州府番禺縣人黎遂球榮膺「狀元」桂冠。「牡丹狀元是千百年一狀元，非比三年一帖括」。<sup>1</sup>於是，獲此殊榮的黎遂球被人稱為「黎牡丹」，並在大江南北廣為傳頌。<sup>2</sup>

---

1 見羅雲山《廣東文獻二集》卷六《黎烈愍公蓮鬚集》後附〈何香山先生手劄〉。

2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二「黎美周詩」條載「牡丹狀元」事，云：「是時鄺湛若亦賦赤鸚鵡七律十章……一時人士傳誦，有黎牡丹、鄺鸚鵡之稱。」檀萃《楚庭稗珠錄》卷二「牡丹狀元」條、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卷六「牡丹鸚鵡」條亦載此事。

鄭元勳隨後編集刊刻了諸家題詠黃牡丹之作。而在遙遠的嶺南，文士們也因有感於同鄉黎遂球的榮譽，紛紛應和酬答，並編纂出版了唱和詩集《南園花信》。

圍繞着黃牡丹的一系列文藝活動可謂是太平年代的一大盛事，成就了一段文壇佳話。然而僅僅在四年之後，大明王朝便在一片混戰之中走向了覆亡。那些曾參與昔時風雅詩會的風流才俊們在改朝換代之際紛擾無息的兵燹中，其各自的命運之花又將飄落何方？

影園裏這枝盛開的黃牡丹花在明末的文人群體中激蕩起層層漣漪。本章將以他們此次賞花吟詩之雅會的相關文獻為線索，借此觀照明末文人交遊網絡之錯綜及當時出版文化爛熟等等之情狀。

## 一、影園黃牡丹

鄭元勳（明萬曆三十二年至清順治二年）（1604–1645），字超宗，江都（揚州）人。明熹宗天啟六年（1626）23歲時以應天府鄉試第六名中舉人。「影園」為董其昌（1555–1636）在崇禎五年（1632）過訪揚州鄭宅時命名，他因有感於該園之「柳影、水影、山影」，遂親書「影園」二字相贈。<sup>3</sup>該園的設計和施工都由當時園林建築設計名著《園冶》的作者——計成（字無否）全權負責指揮。鄭元勳

---

3 見鄭元勳〈影園自記〉（收錄於鄭氏所輯《影園瑤華集》卷中，又見《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十一「古跡二·影園」）；關於影園的資料，還可參見茅元儀〈影園記〉、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八「城西錄」及其《揚州名勝錄》卷三等。

在其〈影園自記〉中即有「吳友計無否善解人意，意之所向，指揮石匠，百不失一，故無毀畫之恨」的記載。<sup>4</sup>

據史料載，影園內有小桃源、玉勾草堂、半浮閣、郭翠亭、媚幽閣等名勝佳跡。其中「媚幽閣」三字由當時與董其昌齊名、江南文人群體中聲名赫赫者陳繼儒（1558–1639）親自揮毫題寫。鄭元勳哀集時稱「小品」的若干佳作，編為《媚幽閣文娛》八卷。《文娛》前有陳繼儒的序言，每卷卷首則有「明鄭元勳超宗選 陳繼儒眉公定」的題記。該書即是在此影園中編成。

在這個董其昌、陳繼儒等留下墨跡的影園裏，經常高朋滿座。而影園主人鄭元勳，則每日周旋其間，「延禮名碩，四方知名之士無不至。賦詩飲酒無虛日」（杭世駿〈明職方司主事鄭元勳傳〉《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九），以至於「素風遠播，勝流過廣陵者，以不踴影園之戶限為缺事」（杭世駿〈影園瑤華集序〉《道古堂文集》卷八）。正因為鄭氏的影園是當時名士們聚會交流的場所，所以在影園的黃牡丹盛開之後，舉行黃牡丹詩會這樣的雅集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那麼，黃牡丹究竟為何物呢？它又為什麼會在當時的文化圈內引發那樣大的震動呢？黃牡丹詩的評定者錢謙益在〈姚黃集序〉<sup>5</sup>中有如下記載：

姚黃花世不多見，今年廣陵鄭超宗園中忽放一枝。淮海、維揚諸俊人，流傳題詠，爭妍競爽，至百餘章，都人傳寫，為之

4 《園冶》附有鄭元勳題詞「崇禎乙亥（崇禎八年，1635年）午月朔友弟鄭元勳書於影園」。關於《園冶》，橋川時雄有附解說的影印本（東京：渡邊書店，1970）。

5 見《牧齋初學集》卷二十九，又題為〈影園瑤華集序〉，收錄於《影園瑤華集》中。

紙貴。超宗彙而刻之，特走一介，渡江郵詩卷以詫余，俾題其首……韓魏公守維揚，郡圃芍藥，得黃綠綾者四朶。公召王岐公、荊公、陳秀公開宴，四公各簪一朶，其後相繼登宰輔，人以為花瑞。花發於超宗之圃，人亦曰：超宗之花瑞也。吾家思公為留守，始置驛貢洛花。當有宋之初，稱為太平盛事。今此花見於廣陵，為瑞博矣。<sup>6</sup>

「姚黃花」還見於北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花釋名第二（《歐陽文忠公集》卷七十二）所云：「錢思公（惟演）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為王，而魏花乃后也。」<sup>7</sup>宋人周師厚〈洛陽牡丹記〉（《說郛》卷一〇四）中則記載：「洛人貴之，號為花王。城中每歲不過開三數朶。都人士女必傾城往觀，鄉人扶老攜幼，不遠千里。」在被譽為「花王」的牡丹中，姚黃顯然就是「花王之王」了。

明末出版的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之「貞部花譜二·牡丹類」中也有關於姚黃花的記載。近年出版的由中國花卉協會牡丹芍藥分會王蓮英主編的《中國牡丹品種圖志》（中國林業出版社，1997）也把它作為「傳統品種」記載，還附上了「姚黃」的照片（頁149）。由此可見，儘管「姚黃」是牡丹諸品種中頗為珍貴的一種，但實際上它每年還是不斷地開放的。

至於這朵姚黃的開放為什麼會在當時的文人圈中引發那樣大的震動，則有它具體的文化背景。據錢謙益所述，北宋韓琦守揚州

6 韓琦此事，見沈括《補筆談》、陳師道《後山談叢》卷一、周輝《清波雜誌》卷三、彭乘《墨客揮犀》卷一等；錢惟演貢洛陽牡丹事，見蘇軾《東坡志林》卷五。

7 歐陽修〈洛陽牡丹記〉花釋名第二介紹「姚黃」曰：「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朶。」

時，喜見芍藥盛開，遂邀王安石等人開宴，與宴者後來皆官至宰相。影園的黃牡丹盛開，眾友人正好可以借此機會安慰和勉勵至今仍為舉人、尚未高中進士的鄭元勳。筆者不憚猜測，他們或許還帶有些許奉承抬舉鄭元勳的意思。從眾人所作詩歌，如萬時華「金帶圍開清賞後，廣陵佳事屬姚黃」等詩句來看，顯然與上述故事有關（金帶圍是一種芍藥名）。在崇禎十六年（1643），鄭元勳 40 歲的時候考中進士，曾參加黃牡丹詩會的陳名夏、梁于涘、陳丹衷也在同年考中進士。終於在姚黃盛開三年之後應了花之祥瑞。

姚黃花的開放會引起那麼大的震動，不僅是因為作為事件中心人物的鄭元勳有着廣泛的交遊，還因為當時的人們對花卉懷有特別的喜好。對此，合山究教授有一系列的考證與論述。<sup>8</sup>

隨着姚黃花開放的消息被廣泛傳佈，為數眾多的題詠詩作皆湧向鄭元勳的府上。不妨把北京國家圖書館館藏《影園瑤華集》卷上所收錄的黃牡丹詩諸作者的姓名和籍貫列舉如下：黎遂球（廣東番禺人）、梁雲構（河南蘭陽人）、萬時華（江西南昌人）、徐穎（浙江海鹽人）、冒襄（江蘇如皋人）、陳名夏（江蘇溧陽人）、梁應圻（籍貫不詳）、顧爾邁（江蘇江都人）、梁于涘（江蘇江都人）、王光魯（江蘇江都人）、李陳玉（江西吉水人）、程嘉燧（安徽歙縣人）、馬是龍（江蘇通州人）、姜垓（山東萊陽人）、李之本（江蘇如皋人）、陳丹衷（江蘇江寧人）、李之椿（江蘇如皋人）、姜承宗（江蘇上元人），合詩賽評閱人錢謙益一共是 19 人。

---

8 合山究〈明清時代における愛花者の系譜〉（《文學論輯》第 28 號，福岡：九州大學教養部，1982）、〈明清時代における花譜の盛行——目錄と解題〉（《文學論輯》第 29 號，1983）、〈明清時代における花の文學の諸相〉（《文學論輯》第 30 號，1984）及〈明清時代における花の文化と習俗〉（《中國文學論集》第 13 號，1984）等。

提議舉辦黃牡丹詩賽的人似乎是冒襄，事見冒襄《鄭懋嘉中翰詩集序》（《同人集》卷一）：

憶前丁卯（天啟七年）（1627），與超宗（鄭元勳）、龍侯（李元介）結社邗上，後締影園，在南城水湄，琴書橫陳，花藥分列，清潭瀉空，秀樹滿目。余與超老絡繹東南，主持文事，海內鴻鉅，以影園為會歸。庚辰（崇禎十三年）（1640）影園黃牡丹盛開，名士飛章聯句。余為徵集其詩，緘致虞山定其甲乙。一時風流相賞，傳為美談。

上文為冒襄在 77 歲時所寫，也許已經過某種程度的潤色與加工；但據此可知，影園黃牡丹開放時，名士們的爭相題詠是自發的，而詩會比賽則是由冒襄提議並主持的。<sup>9</sup> 冒襄在為悼念愛妾董小宛而作的《影梅庵憶語》中，曾敘及「庚辰夏，留滯影園」，由此可知，冒襄確實在崇禎十三年（1640）到過影園。冒襄還在《影梅庵憶語》中記述了本是南京秦淮青樓女子、後移居蘇州半塘的董小宛脫離妓籍時錢謙益傾力相助一事。當然，這已經是翌年的事情了。

---

9 冒襄《同人集》卷四「書」收有一封鄭元勳寄給冒襄的書信，其中有鄭元勳告知冒氏把黃牡丹詩跟冒襄的信一起呈獻給錢謙益的信件，以及鄭氏告知冒氏錢謙益以黎遂球為詩會狀元的信（見後引）。

關於詩文賽會，可參見橫田輝俊〈月泉吟社について〉（《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第 14 號，1958）、〈明代文人結社の研究〉（《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第 34 號特輯號 3，1975）。關於文人雅集，可參青木正兒〈中華文人的生活〉之五交遊生活（《青木正兒全集》第 7 卷）、〈詩酒雅集〉（《青木正兒全集》第 7 卷）。另何宗美撰有《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及《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

## 二、虞山錢牧齋

要對參與黃牡丹詩會的作品進行評選，首先應確定一個合適的評判人，這似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王世貞、董其昌之後，錢謙益聲名鵲起，擔任詩會裁判可謂當之無愧。黃宗羲《思舊錄》「錢謙益」條即大力推崇之：「（錢氏）主文章之壇坫者五十年，幾與弇洲（王世貞）相上下。」

錢謙益（明萬曆十年至清康熙三年）（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萬曆三十八年（1610）29歲時中進士，但其後仕途並不通達。崇禎元年（1628）因所謂「閣訟」事件而遭免職處分，退居鄉里。崇禎十年（1637）下刑部獄，翌年遇赦，回到故里。崇禎十三年（1640）影園黃牡丹盛開時，錢謙益為59歲。

仕途並不顯赫的錢謙益，卻在當時能擁有如此高的聲望，究其原因，應該與他當時為東林派、以及嗣東林之緒的復社之中心人物之一這種身份不無關係。<sup>10</sup>

如果我們從《復社記略》、《復社姓氏錄》和《復社姓氏》等文獻中尋檢為黃牡丹詩會作詩的諸作者之名，<sup>11</sup>則可見到如黎遂球、萬時華、冒襄、陳名夏、梁于涘、姜垓、陳丹衷、鄭元勳等不少人的名字。雖然黃牡丹詩會本身為一次詩酒風流之雅集，但從其背後也可稍稍窺得當時明末政壇的人際關係。正是在此前一年，即崇禎

10 參見吉川幸次郎〈錢謙益と東林〉〈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該文引用了黃宗羲《思舊錄》。對於復社的研究，有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東林黨と復社》第七章〈復社の運動〉（京都：同朋社，1997）。

11 對復社成員姓名的考索可參用以下資料：井上進：《復社姓氏校錄附復社紀略》（《東方學報》京都第65冊，1993），以及在前者基礎之上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明末清初の社會と文化」研究小組所編《復社姓氏索引附明登科錄索引稿》。



十二年（1639）的秋天，由 140 人聯合署名的彈劾阮大鍼的〈留都防亂公揭〉被起草並公開發表，在這些署名中就有鄭元勳、冒襄、陳名夏等人的名字。<sup>12</sup>

再來看看被譽為此次詩會「黃牡丹狀元」的黎遂球。黎遂球（明萬曆三十年至清順治三年）（1602–1646），字美周，廣東番禺人。明天啟七年（1627）舉人。崇禎十三年（1640），黎氏自北京會試落第之後，返回廣東故里，途經揚州，恰逢黃牡丹詩會。<sup>13</sup> 黎氏賦詩十首，下面所引即其第一首：

一朵巫雲夜色祥，三千叢裏認君王。  
月華照露凝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  
舞傍錦屏紛孔雀，睡搖金鎖對鴛鴦。  
何人見夢矜男寵，獨立應憐國后妝。

如同巫山神女一樣，她身着迷人的夜裝而來，在三千宮女中，她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君王的目光。在她纖纖手掌上，一顆顆露珠沐着月華，閃閃發光；她更換被粉黛香汗濡濕的衣服，那衣裳上還染有君王的御香。她在錦屏前翩躚起舞，酷似錦屏上的孔雀；她矜矜欲睡時金鎖輕搖，與錦屏上的鴛鴦恍若一對。誰還會去矜誇在夢中受到（同性男性的）寵愛呢？她亭亭玉立的樣子應該說是皇后的妝扮吧！

12 見吳應箕《啟禎兩朝剝復錄》卷十。該書卷首「啟禎兩朝剝復錄同盟訂閱姓氏」中記有參與黃牡丹詩會的陳名夏、萬時華、鄭元勳、姜垓、黎遂球等人姓名。

13 見羅雲山：《廣東文獻二集》卷六《黎烈愍公蓮鬚集》所附〈列傳〉。黎氏因與復社盟主張溥有舊，崇禎十三年黃牡丹詩會舉行時，黎氏恰好在蘇州與張溥相會，黎遂球《蓮鬚閣集》卷二十五〈祭天如文〉嘗言及此事。黎氏所著《周易爻物當名原序》的序言即為張溥所作（見伍崇曜《粵十三家集》所收《蓮鬚閣集》）。

說到牡丹，我們很自然地會想起李白描寫楊貴妃的《清平調》，但李白該詩整體上可以作為妖豔美女（尤其是楊貴妃）的故事來閱讀。黎遂球此詩的首聯化用了李白《清平調》中「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和白居易《長恨歌》中「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等詩句，將楊貴妃和巫山神女的形象重疊在一起來渲染此黃牡丹在眾花叢中分外攝人心魄。頷聯出句用漢武帝為採集天上仙露而塑金銅仙人之典，描繪了她的掌心被水濡濕、月光灑上來時晶瑩閃耀的情狀；其對句則用了《漢武故事》中的典故。據此書記載，在漢武帝「更衣」時，衛子夫前來伺候，於是漢武帝對她一見傾心。此聯二句描寫相當香豔，其上句描繪那綴滿露珠的牡丹之葉令人愛憐的迷人風致，下句則強調它的沁人馨香。

頸聯描繪了放置於繪着孔雀和鴛鴦的錦屏前的牡丹花迎風搖曳的姿態。尾聯的出句繼而化用了李商隱《牡丹》詩中「錦幃初卷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這一聯，尤其是其後句。據《說苑》卷十一〈善說篇〉記載：楚國的鄂哲子泛舟之際，不聞鐘鼓絲竹之聲，於是一越人擁楫而歌，讚鄂哲之俊美；鄂哲子感念其深情，遂以繡被共覆之。在此，鄂哲子和繡被的美都被用來比附牡丹花的國色天香。在諸家對李商隱詩歌的解釋中並不是沒有「越人」指女性說，但至少黎遂球是將李商隱此句理解為男性之間的同性戀愛故事；並且正如前文所云，姚黃被視為花王，即男性。而黎遂球卻因有感於姚黃的國色天香遂冠之以「國后」這樣一種女性化的稱呼，有異於常人的一般觀念。或許正是這些不落窠臼的巧妙之處讓錢謙益讚賞不已！尾聯的「獨立」二字出自於《漢書》卷九十七上〈外戚傳上〉中李延年所作的歌詩：「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